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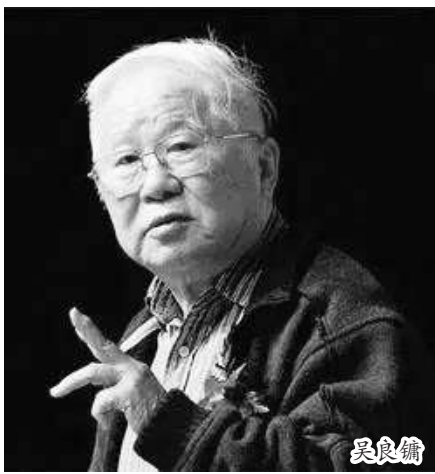
大家小说

人生掠影

忆恩师吴良镛先生

——读《良镛求索》有感（下）

周岚



先生的谦和包容。吴先生身为“大师”“大家”，拥有几乎所有的学术荣誉和桂冠，但先生却始终谦己待人，温和儒雅，对后学关心培养、爱才惜才。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然而，对此吴先生却异常谦逊：“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吴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中，始终强调在本专业和跨专业间构建问题导向的学术共同体，推崇“同道”精神。对于所获的荣誉、奖项和国家、社会的认可，先生总自谦是团队的成果。面对国家最高科技奖，先生言之“这是给予志同道合、共同奋斗的集体成果，不能视为个人之功，而应看作是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是激励我们继续在人居环境科学的道路上奋发前进的动力。”吴先生对于人才的培养，始终秉持着“师与生的关系，彼此应视为共同视野的战友”“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理念，平时吴先生也习惯于“同道”“科学共同体”，作为同事、师生、团队之间的亲密称呼，我个人至今保存着多本吴先生亲自签名的“周岚同道共勉”的专著。吴良镛先生的谦和包容，是他令人敬佩的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的细微体现。

先生的家乡情结。吴先生是南京人，始终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结。“江苏是我的家乡，虽已久别故土，但仍心念系之。”他特别关心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日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城乡空间特色专题论坛在江宁织造博物馆举行，包括贝建中、夏铸九等海内外江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在高品质的文化空间内共商江苏城乡空间特色塑造未来之道。吴先生在悉心指导我们努力推动江苏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同时，也积极帮助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十二五”期间江苏在全省全面实施村庄环境整治行动，同步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江苏乡村调查2012”，在此过程中吴先生给予了全程指导。他在我创刊发行的《乡村规划建设》（商务印书馆2013）上亲自题词：“乡村，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乡村特有的物质景观和文化意境。但较之于城市，我们对乡村的认识和理解还极为肤浅，需深入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江苏近年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所行之乡村调查、村庄环境整治的实践、乡村规划建设的学术探讨，既丰富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地方实践，亦是美丽中国的现实探索。”在“匠人营国——吴良镛·清华大学人居科学研究展”中，吴先生又举荐江苏作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地方生动案例。我也会其中既有对江苏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更有浓浓的家乡情结和期盼。

先生，我的人生恩师。我跟随先生做博士研究时，已获得中外两个名校的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并在规划设计、规划管理和城乡规划建设专业岗位工作多年，内心多少有着专业人士的清高和骄傲。跟随吴

良镛先生学习的经历则让我变得谦虚，他让我明白“天外有天”和“学海无涯，永无止境”，面对现实世界不断涌现的时代命题，人既有的知识储备是永远不够的，需要“活到老、学到老”。其间，先生还不断提醒我要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和专业人生，要与自己参与的现实世界实践划出一定的界限。他说“现实世界的实践是多利益主体的博弈和综合结果，未必代表最佳的专业理想”。他要求我“无论现实世界多么纷繁复杂，专业人士必须保持自己的思想新锐、见解独立，而保持这一状态的前提是保有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不断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始终保持自己学术思想的先进性”。吴良镛先生的教诲于我终身受益，他不仅指导我顺利完成了一个个并不轻松的博士论文课题“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和整体创造”，他的教诲更督促我在现在的行政岗位上，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以理想的专业精神探索求解现实世界的真问题，视同事为同道，共同推动事业进步、服务社会发展，而我和同事、同道们亦能在团队合作中共同成长进步。回想从进入清华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有22个年头，接近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有机会受教于先生，得益于先生的教导，感怀终生！不仅如此，先生也将努力以先生为榜样，学之以恒，终生不倦，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孔维克：继续投入无限的艺术创造中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兔子是可爱的家畜，它机智、谨慎、温顺、灵敏，为人们世代代所驯养，中国汉代就有了《玉兔捣药》的传说，也有“兔爷下凡解除瘟疫”的神话，玉兔捣药、造福人间。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希望与挑战并存。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认为，不仅有国家经济建设和推进现代化新征程的艰巨任务，也有大江南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奋斗的精彩故事，还有长城内外“筑梦者”建设者的风采。

抓创作是山东画院的立院之本。孔维克表示，近年来，山东画院致力于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紧紧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开展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全方位地创作推动、多层次地展示交流等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成果。同时，还立足山东文化资源，打造山东画院创作品牌，最具代表性的“画孔子”“画泰山”“画黄河”已经成为备受欢迎的艺术品牌，赢得广泛赞誉。他希望，新的一年，他和画院同仁一起继续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不断推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赞美创造未来的人民壮举。“年”是时间的记号，又是我们每一位个体的生命刻度。孔维克表示，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要用自己的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艺术创造之中。因为只有作品才是画家的立身之本，作品的艺术生命也将是艺术家生命的象征。

江子著《回乡记》书写今日乡土中国

本报记者 杨雪

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江子的《回乡记》近日出版。江子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和视角，不断走进乡土的深处，揭示后乡土时代转型变异的乡村图景及其文化书写，为我们提供了当下乡土书写的新经验。

《回乡记》主要书写了“出走”“返回”和“他乡”三类故乡人事。江子把逡巡的目光投射到他的故乡“赣江西”，他从武术、医疗、教育、信仰、疾病、建筑、习俗等不同文化断面，往返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抚摩乡土褶皱，塑造乡土性格。江子并没有沿着典籍正史的路向去重现乡土的昔日辉煌，而是从身边人物的凡俗生活走进乡土深处。

江子在《回乡记》中没有回避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挽回的衰颓现实，他不无感伤地描述了本土武术的日渐式微，原本医疗资源鼎盛的乡村进入了“无医时代”，许多村庄将不可避免消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乡人走在“离家”的路上。

《回乡记》的出版，唤起人们对于故乡的凝视与忧思。评论界认为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乡村人物志，也是一部中国乡村村史。在近乎田野调查的叙事中，江子全面考察农民进城、故乡与异乡、出走与回归等事件，以图全息呈现一方乡土的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乡土中国留一份证词。同中国大多数乡土一样，下陬洲村乃至整个吉水赣江西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了发展的阵痛，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重生。“我努力记录和呈现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是因为她是中国的一部分。”

孙甘露：创新探索绘《千里江山图》

本报记者 谢颖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近日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出版集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将“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与“万家灯火”的微观生活相结合，将彰显信仰之重与小说书写之轻盈相结合，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忠诚与信仰、勇敢与牺牲，依然是新时代新征程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

在《千里江山图》的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对孙甘露沉潜多年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千里江山图》将纯文学时代的主题叙事提升到新的高度，是孙甘露在创意写作上一次生动而具有创新价值的重要探索。它既是文学的，也是红色的；既是主题

的，也是个体的。作者调动了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内心世界的描摹上，进行了大胆的文学创新，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围绕一场生死决战，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怨记共冶于一炉，展现出作者高屋建瓴、布局谋篇的深厚思考和娴熟笔力。

《千里江山图》虽然有着谍战小说的形态，但作者孙甘露将其放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巨大转型、中国革命百年历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中，他坦言，作品中人物观念、精神、包括生命的交锋，是自己写作时真正关心的东西。小说创作有很多方法方式，“从多种维度来观察小说写作”，正是他创作思考的背景。

李国强：持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张丽

中国历史研究院《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世界简史》新书推介及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颇具科学性和可读性的两部史学普及性读物。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文化的重要论述，切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使人民群众共享新时代历史学最新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设立专项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组织各领域专家学者编写史学普及性读物。

李国强表示，两部普及性读物通过“大家写小书”，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从历史的回望中，领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悟博大精深、薪尽火传。

星海星光

观念 治学 人格

——李吉提老师使我终身受益的三件事

王次炤

不久前，作曲系主任郝维亚老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参加李吉提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欣然答应。李吉提教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作品分析教研室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她致力于中国音乐学研究，是中国当代音乐分析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当代音乐分析之母。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和民乐艺术终身贡献荣誉称号。

我是李吉提老师在“文革”后教授作品分析专业课第一个班的学生，而且是课代表。算算时间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李老师才40岁左右，正当年。李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温和，但很坚定。在我的记忆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李老师都是用温柔的态度和人交往，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她又总是温和而不退让。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改题请假，要我向李老师说明情况。李老师对我说有特殊情况的话可以请假，但改题不能缺，否则下一堂课他会跟不上。李老师专门安排了时间，给那位同学补了改题课。李老师在课堂上，有三件印象深刻的事，使我终身受益。

第一件事自然是关于曲式和作品分析

课。记得在这堂课即将结束的一堂课中，李吉提老师给我们做了关于音乐作品分析的总结。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李老师关于曲式观念的一次表达。她并没有重复以前课上讲过的关于曲式划分的技术问题，而是强调曲式划分的本质是分清音乐表现的各个阶段和整体结构。从技术上讲，曲式划分并不困难，但从音乐内在表现上看，分析作品陈述各个阶段的规律性，应该是把握曲式结构最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说，我们目前的这门课，应该只是针对西方调性音乐而言的，其实，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现代音乐来说，音乐陈述的结构划分，对区分曲式无疑显得更为重要。李吉提老师这一番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开放性的曲式观念使我终身受益，给予我后来从事音乐美学研究许多启示。

第二件事是关于治学态度。在李老师的课上，经常听她讲到姚锦新先生。李吉提曾随她学习曲式与作品分析。她对姚锦新先生十分敬重。有时候在课堂讨论的时候，有争议的问题，李老师除了用自己的认识给同学们讲解之外，总是很谦虚地说：这个问题我也会向姚先生请教，下堂课我会把姚先生的看法告诉大家。我们的课总是那样有活力，有温度；李老师学无止境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我们心里。多少年



二〇二〇年，李吉提老师（右）和作者同获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称号。

过去了，当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一半留在学校教书，现在也都退休了。在这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假如我也是像李老师那样学无止境的话，那就是当年李吉提老师留给我的精神财富，使我终身受益。

第三件事是关于人格精神。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和教学讲稿是有区别的，学术论文需要有严格的文献依据，而且需要精确的注释；教学讲稿一般不做这些说明，更多的是关注各种知识点，把它们归纳成系统的理论教授给学生。李吉提老师备课极为认真，她的讲稿写得非常严谨，甚至如同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李老师提出一个论点的时候，她总是把有关这个论点的来龙去脉向大家交代得很清楚，特别是涉及其他学者

的观点时，她总是非常认真地分析其中的利弊，在充分尊重他人成果的同时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李老师这样的声音：这是吴祖强先生的观点，这是杨儒怀先生的观点，这是姚锦新先生的观点，这是高为杰先生的观点等等。她从不混淆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观点，总是实事求是地把两者的关系交代给学生们。这看来是一件普通的事，但我认为，它不仅是学术规范的体现，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人格精神。也许李老师早已忘记了这些，甚至会觉得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老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往往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记忆。这三件事的确使我受益终身。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艺苑笔谈

2000年，13岁的丁文轩从老家湖南常德赴京报考音乐学院附中，成绩优异的他是被当时急于“传帮带”的北昆相中。2001年，文轩进入北昆在北京戏曲艺术学院的昆曲代培班学习，主攻昆曲舞台上最重要的伴奏器乐——曲笛。

2001年对于昆曲艺术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中，昆曲全票通过。所以文轩说，“我接触昆曲，与昆曲‘申遗’同岁。”在北京戏曲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剧院前后邀请了最权威的笛师、作曲家徐达君、王大元老师，对文轩进行了一对一的重点教授和悉心培养。天籁聪颖再加上名师指导，学生时代的文轩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于业务水平方面已率先崭露头角。

2004年，他正式成为北昆剧院的一名在职教师。在剧院工作实践的同时，他又向剧院当时活跃在舞台的演奏家梁俊老师继续学习，从演奏技法和艺术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更多研习。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很快成为剧院好几部大戏、全本戏的主笛。2007年，20岁的文轩作为北京市文化局代表团的一员，赴日本横滨关内大剧场，向日本观众表演了北昆剧院“亮年底”文武带打的全本《白蛇传》。这一次的演出，受到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极高规格的礼遇，日方对我们的



丁文轩

昆曲流露出的钦佩和尊重，使文轩大为激动和震撼。他将之化作继续投身昆曲艺术的巨大热情。

几年间他还接到各大机构邀请和单位委派，参加了《复兴之路》《一带一路》、

全国政协晚会、奥运会等国家大型活动的文艺演出。丁文轩这个名字，也早已出现在了剧院各大常演剧目《牡丹亭》《长生殿》《琵琶记》《西厢记》《奇双会》等节目单主笛的位置。

2018年的早春，正值韩国平昌举办第二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北方昆曲剧院的表演艺术家魏春荣女士，带着名剧《牡丹亭》选段，受邀参加了“中国之家”冬奥展会展演。作为年轻主笛，文轩的精湛技艺，赢得了在场众人的击节赞赏。

令文轩心情激荡的，还有2018年7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出。当年，昆曲在这里摘得名誉的桂冠，而这一次的演出，在文轩心里，就像是对这门艺术的一种回馈和献礼。

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北昆剧院在杨风一院长的带领下，队伍也逐渐壮大，艺术业务的扩展也触及了更多的领域。作为技术娴熟、思想活跃的昆曲人，文轩发挥了他在音乐作曲、艺术策划制作等方面的多面手才华，从音乐演奏发

展到了主创、制作等。短短几年间的学习和实践，他已经成为大型音乐剧《屈原》执行制作人，话剧《晏殊上元》制作人，甚至还跨界主演了话剧《拾荒者》。

近期，他作为主创之一正创作排练两出大戏，一出是王瑾、邵峥主演的《风筝误》，另一出是刘巍主演的《清浊宝玉》。文轩在艺术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坚守着。刚进剧院时收入微薄，但他从没有因为贫寒而动摇；在年少得志的闪光时刻，有更多外界的创收机会，这时候他也没有因诱惑而离开昆曲；在初为人父，担当起家庭重任的时候，依然没有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另谋他途。不放弃、不离开、不舍弃，成为他这20余载从事昆曲艺术工作的信念。

如今他也担负着对昆曲艺术传承的责任。曾经在各大音乐学院考学、深造的他，再次回到校园时，已然成为传统艺术的传播人、布道者。

昆曲艺术作为“百戏之祖”，倾注了先贤不计其数的精力心血，来浇灌哺育，福绵后人。如果说是一些人守护，才使得更多人得以沉浸。丁文轩正是这样投身其中的守护者，倾尽心力，守护着昆曲艺术璀璨闪耀的传统文脉。

昆曲是留给我们的历史余温，它是如此幽微，又是如此璀璨和美丽。比起昆曲600多年的历史，一个人的青春如此短暂，但那燃烧的青春可以成为一道光，使得余温犹热，薪尽火传。

（立军）